名人薈萃

延　靜

不知不覺中，我與山東大學的聯繫多了起來。所以如此，是因爲我和老伴寫的兩本書，是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，山東大學二〇〇年成立了韓國學院，我榮幸地被聘任爲名譽院長。韓國學院設立在山大威海分校，所以除山大濟南本校外，我每年總要去分校幾次。

山東大學的出名，我早在中學時就留在記憶中。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，毛澤東看了李希凡、藍翎寫的關於《紅樓夢》研究的文章後稱讚他們兩人是「小人物」，但同時指出，他們的行動是「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《紅樓夢》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眞的開火。」李希凡、藍翎就是山大中文系的畢業生，他們的文章最初發表在山大刊物《文史哲》上，毛澤東批示後，不僅李、藍兩人出了名，山大和《文史哲》雜誌也在全國出了名。

其實，山東大學早就是一所全國著名的大學，特別是它以教授和研究文史學科出衆而聞名。山大的前身是一九〇一年（清光緒二十七年）在濟南建立的官立山東大學堂，這所學校由晚清王朝到新中國，經歷了社會和時代的變遷，曾幾度更名，也曾出現停辦、重建、合校、搬遷的變革，但它一直與時代同呼吸，共命運，培養出了大批優秀的人才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它落腳濟南，日益取得新的發展，一九八三年又成立了威海分校。

但是，對山東大學與名人密切的關係，我在去濟南本校和威海分校之前是毫無了解的。記得我第一次去威海分校，在優美的校園內散步，無意中發現校園一隅有一大片鬱鬱葱葱的松林，其間矗立着幾十個石碑，上面鏤刻着曾在學校讀書或任職過的名人的名字，我仔細看後，不禁肅然起敬。原來威海分校初建時，這片松林險些被清除，多虧有人建議把它保留，在這裡爲名人樹碑，命名爲「先賢林」，以重溫校史、懷念故人，才使松林得以保護下來。現在，這片蒼翠的松林和林中的小徑，成爲過往人員回顧校史的露天紀念館。

曾在山大讀書或任職過的名人很多，其中一些是我通過閱讀作品而熟知的文學名人。老舍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曾任青島山大中文系教授，那段時間雖不長，但生活比較平靜，他一邊教學一邊從事寫作，《駱駝祥子》等名作就是那時寫成的。聞一多曾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，講授選讀、文學史等課程；梁實秋曾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，專門研究莎士比亞，因而山大圖書館裡莎翁作品之多當時爲全國之冠。臧克家曾在山大學習四五年，受到了名師的指點，自稱那是他「人生的重要時期」，他在那裡「找到自己的詩」。季羨林曾在山大高中讀過書，他說山大高中是山大的一部分，他是山大的校友「名正言順」，「決無攀龍附鳳之嫌」。此外，文學名家王統照、沈從文、洪深等也在山大任過職。科學家王淦昌、童第周、丁肇中等也與山大有過關係，至於我不熟悉的名人那就更是多不勝數。

讓人感到意外的是，除這些文學、科技名人外，一些政治名人也與山大有過關係。軍事家、政治家、十大元帥之一羅榮桓，年輕時就曾在青島山大讀過書，投身革命後曾較長時期在山東工作過。成仿吾與山大的關係就更爲密切，作爲著名的革命家、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，他於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四年擔任山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長達十六年，是歷任校長中時間最長的。成仿吾知識淵博、思維敏捷、待人謙和，爲學校的發展和培養更多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，至今人們還懷念他。

二〇〇一年是山東大學成立百周年，畢業於山大的詩人臧克家時年九十六歲，他特別寫了一篇紀念文章，深情回憶在校時的往事，並題寫《悠悠百年，人才濟濟》以示祝賀。現在又過去了八年，但我想，這個評價對於山大百餘年的歷史而言，是再恰當不過的。

春節求的就是「俗」

江德斌

很多人說，現如今過年沒有「年味兒」了。有這種說法的，都是經歷過傳統春節的人。至於小孩子，因爲沒有對比，對此說法就沒有感覺了，在他們眼中，過年就是現在這樣。春節畢竟是延續千年的節日，其中積澱的傳統文化比其他節日更爲深厚。那麼，年味兒又在哪裡？從臘月初，就一步步邁入春節，過年的味道也越來越濃。臘月二十三祭灶開始，接下來灑掃庭院，備年貨，貼春聯，放鞭炮，守年夜，舞龍舞獅，拜年等等。春節是在忙碌了一年後，給國人一個家庭團聚、快樂享受的假期。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動，包含了吉祥如意、健康長壽、辭舊迎新等寓意，絕不只是吃喝那麼簡單。傳統的春節是由一系列的儀式和活動組成的，是農耕文明民俗文化的組成部分。人們可以從中享受到快樂和滿足，體驗傳統文化的魅力。要說中國人過年一直是有滋有味的，反而是自從提倡新式過年後，這年味兒就越來越淡了。春節沒有洋節日那麼新潮，顯得「俗」，很難吸引年輕人的興趣。豈不知這個「俗」是春節的特色，它本來就是一種民俗，不屬於陽春白雪，而是老百姓的樂子。在傳統文化受到壓制排擠邊緣化幾十年後，年輕人對許多傳統儀式已經不知其意義所在，也就找不到傳統節日的樂趣。

書書書

彭擁華

解放後出版孫犁著作中最值得收藏的，應該是九二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八卷本《孫犁文集》珍藏本，凝結老人一生心血智慧。可惜這套書限量發行，僅印兩千部，現市面上極罕見。我辛苦訪尋孫著幾個年頭，但逢外出總不忘尋訪，「爲伊消得人憔悴」，但它始終杳如黃鶴，無緣親見，是我平生至痛！

後來我很僥倖地擁有了一套八十年代初期版本《孫犁文集》，是簡平裝五卷本。它裝幀樸素無華，深藍色封面，封面下半部不顯不揚印幾朵線條簡單、極有生氣的刻花。封面設計者陳新。各卷均附孫犁不同時期黑白生活照和著作手跡。印數均在一萬二千五百冊以上。頗多平日緣慳一面的珍貴照片，讓我大飽眼福。對於一個女「孫迷」，這些誘人書目，引領我進入的豐富文學領空，喚醒了我內心多少溫柔書香舊夢啊！

這五卷《孫犁文集》與九二年版《孫犁文集》雖不可同日而語，但自有它獨特研藏價值。況老版本亦書市鮮見物。在我有限孫著收藏中，它順理成章成爲我的珍藏，是我孫著藏書史上頗值書寫的得意筆墨。

南京小李是我結交有些年頭的鐵桿書友，他經營舊書兼藏書，我很多好書皆經他手購置，包括這套《孫犁文集》。書友知我喜藏孫犁著述，故時時留意，這套書是小李特爲我從舊書店購下代存，並以收購價讓我，連昂貴郵費僅花六十元，讓我喜出望外。文集第五卷後面貼有「全五冊五十/」字樣，當是舊書店標價。尤其讓我感懷書友重情重義金子般品性。《孫犁文集》因這段書事佳話，更讓我感念縈懷。

那時我正逢下崗，一個清貧自由撰稿人，雖酷愛讀書，但家境清寒，囊中羞澀，萬不敢放膽購書。即使六十元也費盡躊躇，這種苦痛是外人很難理解的。承蒙書友開恩，允諾我可寬限一個月內購買，讓我如釋重負又心存愧疚。書友就職於不景氣的商業部門，唯業餘賣舊書掙些錢。書友的家恰逢老房拆遷，購新房需巨資，他的經濟亦吃緊。故我半月後領到一筆百元稿費後，不敢耽擱，即刻趕赴郵局了卻書帳。

自購藏《孫犁文集》後，我已拜讀數遍。我喜歡那醇厚綿長、清新優美抒情詩體小說；那洗練雋永、紙短情長的散文小品；那淡泊幽深、內涵豐饒的書話體文章；那樸素清純如朝露清泉、啓迪心智的文藝理論名著……無不讓我挑燈夜讀、如癡如醉。孫著爐火純青的文字功夫，憂國憂民的人文情懷，令我如入洞天福地，甘老是鄉矣！

《孫犁文集》歷盡二十年歲月風塵，品相依然完好如新。它散發出清素靜好的書香，讓人懷想芸齋老人幽潔高尚人品。孫犁的文品、人品將影響我的一生。五卷本《孫犁文集》，我常讀常新。

民國著名藏書家周越然有本名著，就叫《書　書　書》，上海中華日報社民國三十三年初版，僅印一千冊。《書書　書》眞切勾勒了老藏書家爲了書籍的一生。書，書，書，那也是我這樣的女書癡，每天縈迴在心底的呼喊，我今生甘爲書奴無怨尤!

台北動物園的故事

楊　進

台北動物園始於一九一四年，原本是一個日本人大江氏在圓山的私人花園。園中栽養了衆多的花木，還圈養了許多小動物。後來，對外開放，歡迎民衆參觀。再後來索性建成個動物園——台北——也叫圓山動物園。園內收養動物七十種共一百四十八隻。

別看這個動物園不太起眼，卻是台灣的唯一，是台北市民——尤其是小朋友的最愛之一。這裡也是兒童育樂中心，隨家裡的大人到動物園踏青賞花，看動物嬉戲遊樂、玩旋轉木馬、坐摩天輪……是小朋友們最盼望的事情。動物園的明星是一頭大象，名叫「林旺」。林旺的經歷比較坎坷，是抗戰時在緬甸戰場從日軍手中奪回來的，當時有七頭大象在軍中服務，主要的作用就是拖大炮、馱輜重，十分辛苦。七頭大象陸續死去，留下了林旺。「退伍」後的林旺從緬甸來，踏過緬甸公路、輾轉雲南、先到貴州、再至湖南、繞行廣東，跨海進島，經一路風雨顚簸，入住園內。園裡原有的一頭母象「馬蘭」，自然就「拉象配」地和林旺結成一對兒。本來出身、歷史都互無瓜葛的兩位，居然也能卿卿我我地好成一團，只可惜始終沒能成就什麼。林旺兩口子的一舉一動，牽引着人們的目光，撥動每個大、小朋友的心。說也奇怪，這種兒時的期待、美好的情景，就一直保留在許多成年人的心底。

一旦牽動人心，就是件「公器」；既然事關民生，「事業」就應當發展。「圓山」畢竟太小了，已經不能滿足擴大的需要。於是「木柵動物園」應運而生。

木柵，與北京前門大柵欄相仿，都因曾有「柵欄」得名。出台北市區不遠，沿彎曲的公路蜿蜒繞山可到。那個地區有海拔不太高的山區和較爲平緩起伏的坡地地形，選爲動物的棲居地是適宜的。

一九八六年，動物園要搬遷了——「大件事」啊。市民們都到圓山看動物的搬家。動物搬家非比尋常，動用了幾千人力。爲把「林旺」安全弄上汽車，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；爲避免過橋鑽洞讓長頸鹿受傷，更是煞費苦心。儘管小心翼翼，獅子、老虎還是很受驚嚇，連平時最不老實的猴子，都或縮頭縮腦或又跳又叫。好在這一切都平安地完成了。市民們極其關注這個工程，在搬家的沿途列隊觀看，足有數十萬人。

這樣轟動而有趣的事情，怎麼能落下娛樂界呢。滾石唱片公司旗下的多位歌手，齊力創作演唱了一首名爲《快樂家園》的歌曲，以紀念此一盛舉：大象長長的鼻子正昂揚/全世界都舉起了希望/孔雀旋轉着碧麗輝煌/沒有人能永遠沮喪/河馬張口吞掉了水草/煩惱都裝進了他的大肚量/老鷹帶領我們飛翔/更高更遠更需要夢想/告訴你一個神秘的地方/一個孩子們的快樂天堂/跟人間一樣的忙碌擾攘/有哭有笑當然也會有憂傷/我們擁有同樣的陽光……歌手中有我們熟悉的潘越雲、李宗盛、齊豫、張艾嘉等，還有剛剛出道的周華健……

這首歌眞是生逢其時，一經演唱立即轟動，迅速走紅，到處都能聽到它的旋律。流行文化的力量就是這麼厲害，它能讓人沉醉其中、癡迷忘神，被不自覺地裹挾進一個自己都不明白的情景。一件普通不過的事情，成爲社會焦點，儼然也有了文化盛會的模樣。

木柵動物園與圓山不可同日而語。佔地近二百公頃，設十三個動物展示區，分門別類地有本地鄉土動物、蝴蝶園、鳥園、植物園、教育中心及各類動物園區等等。園區很大，還備有輪椅車、人性化的步道方便遊客登山郊遊；還有兒童樂園、餐飲設施。園區奉行「地理生態展示法」的理念，讓動物擁有原生地類似的居住環境，不必改變生活習性，遊客在觀覽同時也可以了解生態知識。可以看出，這個動物園很專業化，無怪它是亞洲最大。雖然最大，卻也不是濫求擴張，對收養的動物嚴加甄別，一般品種，雖爲動物之列，品類再多、相貌再奇也永遠不會進來的。凡收養的動物，都有特別的展區和管理，絕不是放任自流，自生自滅。不僅如此，還利用各種手段宣傳弘揚，引人共同關注，持續熱愛。標誌性動物林旺作爲營運宣傳的重點是非常成功的，對林旺馬蘭的傳奇經歷、愛情、生病、別妻、離世，連續地向公衆報道，保持了動物園的知名度提升；對動物們一個個故事的精彩傳神的描述，呈現出動物園的溫馨生活。

轉眼間二十多年過去了。在木柵動物園建園二十周年的時候，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，不是紀念大會，而是對老遊客的回饋，一九八六年出生的遊客可以免費遊園，在動物園寫生做畫的大小朋友也可以免費，還有一系列的知識講座。當年演唱《快樂天堂》的部分歌手也被電台電視台請回來，共同回憶。

和我們一起經歷了地震災難的熊貓團團和圓圓，也已經住進了木柵動物園特意耗巨資修建的熊貓館，成了那裡的新住戶。只是大象林旺馬蘭夫妻，已經在幾年前衰病離世，譜寫了一首生命之歌。沉沉的哀痛和誰來接棒的問題在大小朋友的腦際縈繞。世事不都是如此嗎？歷史總要新寫，但每個人心中對未來的不安疑盼，和對過去的美好記憶是誰也不可能洗去的。還是「讓全世界都舉起希望/沒有人能永遠沮喪」，「昂揚」向前吧。

小貓「虎子」（攝影）

李增元

危機面前「想三天」

溫家寶總理去年十一月在浙江、上海等地考察時說，面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要「想三天」：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回顧昨天，要看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的成績以增強信心，總結經驗爲今後借鑒；抓住今天，要勇敢面對當前的困難，千方百計去克服；面向明天，不僅要度過眼前的危機，還要謀劃企業未來的發展。

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，已從虛擬經濟蔓延到實體經濟，內地企業尤其是出口型企業，正面臨着嚴峻的考驗。有的滯銷，有的降價，有的減產，有的裁員。但也有很多的企業，及時調整發展思路和生產方式，開拓新的市場，不僅有效化解了眼前危機的影響，而且正在謀劃未來的長遠發展。

在這種形勢下，溫家寶總理提出危機面前「想三天」，無疑是一顆最好的「定心丸」。「想三天」就像用上一架高倍數的「望遠鏡」，看看昨天，看看今天，再看看明天，突然就會豁然開朗，凝力聚信。要奮鬥，就會有代價；要前進，就會有困難。沒有大險，顯不出大勇；沒有大戰，建不了大功。只有那些能夠在危機中堅守、在危機中嘗膽、在危機中創新的人，才會迎來燦爛的明天。

想昨天，就會發現，我們已經站到了很高的起點。三十年前，我們是爲了「吃飯」而奮鬥，三十年後，我們是爲了「富裕」而奮鬥。三十年前，我們不僅身邊沒有車，而且眼前沒有路。三十年後，我們是開着豪華車，選擇高速路。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，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「總鑰匙」，創新是渡過一切難關的「總出路」。想想昨天的歷程、坎坷和成功，我們就會信心倍增。只有一件棉衣的時候，都能夠戰勝冬天。而如今，羽絨的、羊毛的、眞皮的，禦寒衣服一大堆，還有什麼「寒流」能阻擋我們前進？

想今天，就會明白，任何成功都要經過痛苦的磨煉。市場就是競技場，日常的生產和經營，都是平素的訓練。而只有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，才是決賽的關鍵時刻。到這時，每個人都得使出全身的力氣。但最終，還是要有人被淘汰，有人站上領獎台。淘汰雖然殘酷，但也是社會發展所需要。因爲獎章和花環，只能屬於最強壯最智慧的競爭者。金融海嘯告訴我們，今天比昨天更嚴峻，今天比昨天更公平，今天比昨天更需要眞正的實力。所以越是優秀的運動員，就越喜歡迎接挑戰。

想明天，就會看到，危機過後的天空更燦爛。在現代經濟史上，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並不少見。但這些危機也形成了一個規律，每次危機過後，都有一批企業倒下，一批企業崛起，一些行業萎縮，一些行業騰飛。人類要生存，就要有需求。今天不需求，明天也要需求。需求雖然不斷變化、不斷更新，但每一項需求，都必須通過生產來滿足。新需求需要新生產，新生產滿足新需求。一次危機，是一次大的調整，也是一次大的發展。因此，我們必須要想，明天需求什麼？明天暢銷什麼？今天準備什麼？

「想三天」是一種思想方法，也是一種經營方式。王安石在《遊褒禪山記》中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：「夷以近，則遊者衆；險以遠，則至者少。而世之奇偉瑰怪之觀，常在於險遠。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」無論領導幹部還是企業家，無論生產者還是消費者，面對金融危機，都應該做「有志者」，都可以在「想三天」中有新發現。

汪金友

看戲

江德斌

小時候不喜歡看戲，爺爺帶我去戲院時，大多半時間在打瞌睡，只在熱鬧打鬥的武戲時才興奮起來。最後只記住了《十八羅漢鬥悟空》和《打漁殺家》。

有一年暑假，在家沒事就每天看電視，那一年不知爲啥就看上了戲曲頻道，居然看了幾十個戲，林林總總的各類，分不清每個戲種的區別。回想起來，那時在看關漢卿和湯顯祖的戲曲本，也是入進去了。

到浙江後，所接觸的本地人很多都喜歡越劇，時不時從他們嘴裡哼唱出一段。前幾天，同事帶我去看越劇，是鎮上請的紹興班子。我印象中的越劇只有電影版的《追魚》，就懷着好奇的心去看了。

場子在一個大祠堂裡，正堂燃上香爐蠟燭，煙霧繚繞盤旋。另一面就是高高的戲台，掛着一副「王侯將相裝男扮女虛情節，才子佳人說書唱戲實動人」戲聯。搭得好棚子，密密麻麻坐着站着一兩千人，頭髮蒼白的老人居多。同事說每當做戲時，很多老人提前一兩個鐘就來了，這就是他們的節日，邊等着戲開場，邊嘮着家常，他們是最忠實的觀衆。

正戲演出前，先來了一段天官祭拜，祝天禱地敬鬼神，賀國慰民求太平。福祿二神繞場念慶詞，送上祝語，灑下代表吉祥的橘子花生，衆人在下面爭搶着，有靈光的打開傘倒轉來去接。接下來燃放一掛萬響爆竹，隨着是八通煙花，將戲場的氣氛烘托到高潮，孩子們跟着焰火叫嚷起來。

一陣鑼鼓喧天，場子裡馬上靜下來，簾幕徐徐拉開，戲開演了。當晚上演的是喜劇《五女拜壽》，到底是社會發展了，草台班子也厚實，燈光音響一應俱全，還用上了電子顯示屏放戲詞！聽着婉轉悠揚的唱腔，配合着戲詞，居然大半都懂了。

認眞看了三天越劇，每晚站到十點，腿腳痠麻。觀衆最喜歡《紅樓夢》和《梁祝》，很多人看得如癡如醉，小聲跟着哼唱。許是熏陶得久了，唱腔做派優美的段子，迎來一片片喝彩。

終本的是《天道正義》，秦香蓮在台上哀怨啼哭，場下唏噓不已，到包公鍘了負心的陳世美，收場時上下一片掌聲，道德獲得了宣揚，百姓得到了撫慰。越劇是優美極致的藝術，素淡的妝扮，雅致的台風，演唱的都是忠義倫理道德。延續了幾千年的歷史文化，就通過越劇傳承給了浙江的鄉村百姓。

「嚴謹」是一種態度

趙　暢

因爲要出版文學專著《重讀曹娥碑》一書，我託朋友請華君武給我題詞，以爲鼓勵。不出半月，題詞給寄來了。可拆開信一看，華老是這樣寫的：「我沒有讀過『曹娥碑』，文責由作者自負——『重讀曹娥碑，永續孝德美』。」

儘管初讀題詞時，我感到有點不解，甚至心裡有點說不出的滋味。然而，細細涵詠，我恍然大悟，這種「嚴謹」的態度，自是華老一貫的作風。這種「嚴謹」的作風，實事求是、一絲不苟的態度，既是對作者的負責，對他自己的負責，自然，也是對廣大讀者的負責。於我，則更從華老的這次題詞裡悟徹很多，吸納很多。

「嚴謹」，不啻是一種治學態度，也是一種工作態度。對各級官員而言，「最講認眞」，最講責任，最講「嚴謹」，必須有落腳點。有位內地官員直言不諱指出：當前是改革發展的關鍵期，也是社會矛盾的多發期。各類群體性事件的發生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都不是偶然的，一般都是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。譬如有的官員在決策過程中，對部分群衆利益考慮不夠、關注不夠，特別是涉及重大利益調整時，沒有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係；譬如有的官員對群衆的合理訴求見事遲、反應慢，甚至置若罔聞、漠不關心，造成矛盾日積月累、積怨加深、幹群關係緊張；有的官員不善於或不願意做耐心細緻的群衆工作，在突發事件發生時，處置不力，或瞞報延報，貽誤時機，導致事態擴大，等等。這諸多原因，集中到一點，不就是因爲缺乏認眞，缺乏責任，缺乏「嚴謹」嗎？如果官員想問題、辦事情、做決策，都能夠堅持一切爲了群衆、一切想着群衆、一切依靠群衆，傾聽民聲，體現民意、集納民智，眞正做到問政於民，問需於民，問計於民，那麼一些群體性事件是一定能夠防患於未然的；即使發生了，也定然是能夠及時化解，並將損失和影響降到最低程度的。

「嚴謹」，作爲一種態度，它不僅要求官員熱愛工作，投入全部的熱情和精力，而且要求官員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知己知彼，知進知退，不逞強，不勉強。孫中山去世前，曾請名中醫蕭龍友看病。蕭龍友其時爲孫中山號過脈後，知道自己來晚了。他的診斷結果是孫中山的病根在肝，而且這個病至少已經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了。當宋慶齡問「有什麼靈丹妙藥」時，他悲哀地垂下了頭：「先生已病入膏肓，不是湯藥所能奏效的。」周圍有不少人都央求他開個方子，他果斷地拒絕了。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，孫中山被送進協和醫院手術室。結論是肝癌。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，孫中山的心臟停止了跳動。蕭龍友爲孫中山診病不開藥方一事，自然不是黔驢技窮的表現，恰恰是其遵循醫療規律的體現，是其「嚴謹」的醫德醫風的折射。

「嚴謹」，也還是一種生活態度。一個生活不嚴肅、不「嚴謹」之人，在治學上、工作上也一定不會嚴肅、不會「嚴謹」。而一個生活中極其嚴肅、極其「嚴謹」之人，在工作上也一定是嚴肅、「嚴謹」的。就如鄉賢謝晉，因爲工作關係，我多有接觸。每次回老家浙江上虞，他住在鄉下謝塘老家，從不對市領導提什麼要求，上東山拜老祖宗，他也不要市裡派車，而是自己掏錢租車。謝導在生活上的「嚴謹」，更是表現在生活作風上，誠如上影集團副總裁許朋樂所言：「謝晉在上影工作了五十多年，他藝術嚴謹，作風正派，沒有一點緋聞，這在上影是公認的。」